

台大圖書館

郭書遠

來臺不久，最令我吃驚的事情，就是臺大圖書館竟仍採用落伍的「閉架式」書庫管理制度（Close Shelf System）。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對這種制度不滿的，並不只我一人。例如，簡宛女士在四十二期的「書評書目」上就說：「是的，特權，進入臺大、師大書庫不是都要有特別身份？（不知現在是否已改進？當時彷彿只有東海大學是採開架式的。）

我討厭看圖書館員的臉色，也不喜歡背圖書館規則一、二、三。」（頁一一一）

進入書庫得有「特權」，真是令人遺憾的事。「特權」兩字或許用得太重一點，但臺大學生不能進入總圖書館書庫，四年級以下學生不能進入文學院聯合圖書室書庫以及研究圖書館，却是非常不便的事。大學設立圖書館，本來就是讓學生多加利用，現在却制訂種種限制

條規，使得許多學生不能充份利用，不知道理何在？

去年十月號的「學生英文雜誌」，在介紹美新處圖書館時，說「中國學生則發現它是一個會引人入迷地嚐到使用美國式圖書館之樂的地方」。對於熟悉「中國式」圖書館事業發展的人而言，這句話是非常辛辣的諷刺，也令人發出「會心微笑」。國內頗有一些圖書館學專家，有些還是留美回來的，當然不會不曉得「美國式圖書館」的好處，但他們似乎都無動於衷，也似乎在舊有傳統的壓力下，無能為力。

除了外國人辦的美新處圖書館和耕莘文教院圖書館外，整個臺北市的各大小圖書館，都是採用閉架式。閉架式制度，在圖書館學上，已經是落伍的管理概念。這當然是針對大學圖書館而言。大學生閱讀所需，絕不是一間閉架式圖書館所能滿足的。這種圖書館的特色，以臺大的為例，就是借書手續繁雜，每借一本書得先查書目卡，把書號找出來，填寫借書單，再得花一段時間等管理員去把書找出來。而且書目卡所能提供的資料有限，學生不能進入書庫，無從比較同一類書中那一本最適合他當時所需的，結果管理員找出來的可能對他並沒用處。這種圖書館制度最終產生一種現象，就是由於種種不便，學生懶得再去借書，而他若不知道某一本書的書名或作者名字，他更無法單從作者卡和書名卡上找到書號去借。但如果這

是一間開架式的圖書館，這些問題根本不會產生。

學生少借書，管理員少去找書，大家樂得輕鬆，似乎也相安無事。但書擺在書庫，無人去利用，豈非浪費？這對知識的傳播，形成嚴重的遲滯，而對國家文化的發展，後果也是顯而易見的。這都可以歸諉於開架式和種種不便的規章所帶來的惡性循環。我們也不必驚訝，許多國內學生，出到國外，才曉得怎樣善用圖書館和正確的研究方法。簡宛女士的報導就是個好例子。夏菁在「落杉磯下」也表示過同樣的感慨。但對於一個出國唸研究院的學生來說，這實在是太遲了。

再以臺大圖書館為例，臺大學生幾乎都把它當作閱讀室來利用。所謂上圖書館，不是去借書找資料，而是去那裡「啃」自己帶來的課本。國外大學的圖書館，每年都各印發一本常年報告書，裏面照例有一個統計資料，就是大學圖書館的學生借書率，列舉該年書籍的出借總數，和前一年數字的比較，從中我們知道這間圖書館被學生使用的比率是否有增長。這也是我們衡量大學圖書館是否發揮其作用的最好標準之一。但臺大圖書館，作為國內規模最大的圖書館（指藏書量而言），卻沒有提供這樣的報告書和借書數字。就我個人所見所聞，我相信臺大圖書館的學生借書率是很低的。